



迷离的忧郁

特区第一

纪平 怡平

内容提要

一部难得奇异严峻的作品，几个十分不揣冒昧的男女，跨越时空，飞花流韵，跃然世情出演自己！市长、秘书、企业家、法官、律师、死囚遗孀……神圣痛苦生涯的悲剧性历时终了的特定抒予，隐忍缠绵悱恻，裸呈浪漫绮丽。超验体察的赤裸灵魂肉体怪诞不经，又恰如尴尬年代的心态姿态，所有先期角色没有剧本台词的白描吐露的佐证宣泄，是现实批判的自我写照，是信仰寄望的理想升华？那并不苦难的人事展现的苦难人生，如果不是从单纯的传统观念验证万史必然，那么有关人道、人性和人文的人本取向，所体现于书中人物希冀的承受、化解、期盼、答辩，将以其作者的情理法则献给读者去思考运作。

此书内文构思巧妙别致，描绘新颖出俗，哲理深邃隽永，文采诡谲优美，简洁明快、洋洋洒洒表达的高邈深沉之浊世风标，尽管不能标榜绝无仅有，但也未曾尊奉可以不可以。

献 词

谨以此书献给在社会情理法中苦苦挣扎的女人和男人；献给知者的微笑；献给拼搏的美和沧桑的爱。

它将以奇异严峻的描述，跨越时空飞花流韵，所有怪诞不经的先期角色没有剧本台词的白描吐露，为你为我佐证宣泄痛苦生涯的悲剧性历时终了并作出特定的抒予。

尽管这不能标榜绝无仅有，也未曾奉可以不可以！但只要肯去思考，就会从并不苦难的人事，看到苦难人生，对即将写照的赤裸灵魂和肉体，请不必假惺惺保留。

面对两性对立、差异和欲望的平衡追求，接受严峻考验的是整个世界的行为。可以肯定说，男女道德一旦冲决历史和现状的表象，就真正体现了文化突变的审美境界。

我想我不是写《废都》，检查官和读者也不如是想。想想莱希特所说“究竟是人应当变成另一种人？还是世界应当变成另一个世界？”

但愿这是一株带刺的玫瑰拿在你手上，如同脚下有一株同样带刺的仙人掌，而眼前仿佛是苍茫戈壁中呈现的如梦幻般的海市蜃楼，导引你我去寻找生命的美好憧憬，在艰难的跋涉中！

纪平 怡平



一	神秘的遗孀.....	(1)
	特区美人.....	(1)
	教 母	(30)
二	判决后的报告	(48)
	凌辱之迷	(48)
	她是个怎样的女人	(67)
三	期盼与等待	(84)
	试 探	(84)
	选 择.....	(102)
四	菌灵芝之命运.....	(122)
	认 证.....	(122)
	酒不醉人人自醉.....	(143)
五	作坊的回顾.....	(159)
	离 异.....	(159)
	输 血.....	(177)
六	“留园”别景.....	(196)
	梦的宣泄.....	(196)
	挣 扎.....	(213)
七	化解中的答辩.....	(283)
	拍卖拍买.....	(233)

	爱的复苏.....	(256)
八	千里寻思多心泪.....	(280)
	她.....	(280)
	子夜 12 点	(296)
九	飘 花.....	(322)
	逃亡逃避.....	(322)
	暗 流.....	(344)
	尾 声.....	(363)
	后 记	(369)

第一章 神秘的遗孀

他们的诱惑与冲突的最高潮就是那一次非婚造爱，充满着逻辑与非逻辑的强烈振荡的心理生理……

《世纪末语·女性的拯救》

特区美人

经历过痛苦而成熟的爱情，是最热烈的爱情。

——(法)罗曼·罗兰

成茵是我的未婚妻，不幸在空难中香消玉殒。噩耗之悲的悲恸曾令我一度沉沦，所幸是尚能坚守她未尽的心耗。

又一个周末，我从县城返回市里。借难以忘怀的往事回想，开始跟踪另一个留在记忆中的女人，以其对这个曾令我苦涩的女人的描述还成茵的芳魂。

或许，我是以怪诞不经来折磨自己。为了描绘能真实于情理世界，我找到秦琛，他与她有过暮雨潇红的一段情缘。

司法厅宿舍三室一厅依然故我，大律师又在探索关于美人鱼的神话，泰然自若谈及那条让其回归大海的美人鱼并无怅然，摇摇头却又笑笑：“你想写她？”

他说着递给我一支特制中华香烟。从他那古怪的表情中我猜测他的意思：

“不想曝光?”

“这是个很典型化的女人,你对成茵的认识是取向一种完美,但卫珍是无法完美的,只有进入特定的人性苍凉感受,才能赋予她不完美的完美命境。”

“很难是不是?”

“也许吧……”他所体验的过去真能一成不变的持续她的未来?他该不该思念?他的像册中已增加了秦卫周岁可人的照片,孩子的名也是他取的,合他的姓氏和她的姓氏寓意什么?那不曾怅然的缅怀来得好快!……

我与秦琛都属于这一时代偏于悲剧审美的人,他的眷恋引动了我的愁绪时,我在心里构想卫珍却分明在呼唤成茵。

茵!魂兮归来!

当然这是不现实的精神寄望,即便对卫珍也只能作出超前于时空的假定。秦琛拿出两年前涉及她的资料供我参照,对这个死囚嫖娼,我有过多次接触,倘若这些出自她的自白,是人们似曾相识又近乡情怯的过去,一旦再现纠葛于她的法律、道德和伦理,以其真实的情感世界的悲欢,把她的灵魂和肉体裸呈,是足以作为佐证人世的祭祀,埋葬历史的积淀的!而由此演绎她的未来,我终不会停留在编撰一个故事来供人们消遣,秦琛再三嘱咐不要写得太肤浅。离开秦律师家,我按例到先杰那儿投宿。

西中国首城颇有名气的茵灵芝集团公司董事长先杰是我的至交。从他口述中又了解了一些卫珍在深圳的情况,他与她之间将开展生意上的往来,但一直未能见到卫珍,确切说是她有意回避。先杰对我想描述这个问题性女人不无意外,认为这是个不能度以常情常理的女人,对她使用的定语我是赞同的。

马里奥·普佐笔下的玛葛特·娅希彤有张天使般的脸面,深情的紫罗兰眼睛、柔弱得有点娇嫩、美得达到极致的身段,她的容貌体态却是在银幕上被强化了,神化了的。但卫珍是无须银幕的艺

术化渲染就能强烈感染人们，尤其是男人。

1997年春色明丽的一个午后，落日的余晖给人一种凄迷的无俦的缱绻，那玫瑰红绮丽的夕照，衬映着深圳机场的高级建筑群，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幅巨大的镭射激光图片。

机场出口通道接踵摩肩的时髦男女，却又遮掩不住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长住深圳的人士多数认识她，至有特定的印象，她不得不频频向招呼的人还以微笑，几可荡人心魄的魅力感染，在容貌体态的直观中又隐隐流露出无形的给人以亲切的韵味。

她恰似行云流水般的步履轻盈漾起风衣飘洒、衫裤紧绷的胴体曲线妙曼极富性感，但却是朦胧的遐迩的夸张。不夸张的是那双美眸自然的神情如梦幻般迷离深邃，给人以难以捉摸的忧郁；蛾眉淡扫下长长的睫毛随顾盼的秋波轻颤，红唇微哂使浅凹的粉颊平添几分风尘憔悴般的笑靥，令侧目一瞥顿生爱怜。

尾随少妇身后提着旅行箱的彪形大汉却是令人怕怕的风标气度。即便少妇那心境写照的美感呼之欲出，但那些招呼她的男人都克制地保持着距离。彪形大汉始终以毫不做作的恭敬神态，衬托着少妇神秘的高贵，也给她带来了受人们议论的话柄。

彪形大汉打开的士车门，让少妇坐进去然后跨入车内，这种僭越的行为立即引来观察者的困惑。循规蹈矩的不成文规矩，保镖随从是依例坐司机旁边的，他凭什么挨着她？

“好个我见犹怜的特区头号美人。”有人感叹。

“那男的……？”

“说不清楚，好像是贴身随从，内外功夫很扎实。”一位知悉者诡谲地对同行者说，“看出苗头了吗？”

“唔！看来她有点不胜摆弄，怪不得憔悴依依，哈哈！却又舍不得对吧？”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幸好未去错表情。”

“哼！凭你也招惹不起这女人。你以为她是寻常的靓女吗？你刚来深圳？”

“是的，要待一段时期。”

“你会有机会见到她的，但千万别自作多情，深圳的女人多的是。”

“谢谢！”

其实，外界对少妇的猜测仅仅是从她无法掩饰的女性人生写照给出的注脚。她的真正的神秘是她的内心世界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命境，迫她不得不佯装。两年前离开秦琛时，秦大律师通过公安局朋友将她原有名字改为卫珍，取意珍惜和珍重他们的一段爱情。

但她不是他的遗孀。

一切该死的都死去！一切新生的又如何新生呢？依感受业、依业受报是佛学的真谛。这位风华绝代的尤物在持续她的业时，能否摒弃沧桑岁月中的欲念、若痛和烦恼？莫测的世情仍然纷至沓来要她承受、化解和答辨。

“大卫！”卫珍对紧挨着她正襟危坐的彪形大汉亲昵地说，“这次又多亏了你。”

不久前，卫珍去西中国首城与茵灵芝公司洽谈一笔买卖，她始终不好意思与先杰等人见面，所有的外事活动都是大卫代替出面办妥的。而她，则把自己禁闭在宾馆客房中，这个生长她的城市留给她的感触太多。

大卫咧嘴一笑给她以无言的心照：愿为您效劳。

返家在即，她矜持的表象已流露着娇慵，软软的把头靠在大卫的宽肩上。生活如同戏剧般奇妙，曾与她有过一夕肉体关系的逃犯，居然成了她相依相伴的人。没有谁清楚他和他的过去，那些议论是上不了正经台盘的。但在远离人众时，她从来不把他看成随从。还他嫣然一笑，纤掌已按住他放在膝头的手背上轻轻摩挲。

的士穿行暮色苍茫的市区，驶向花园路。

卫珍柔软的手心给大卫一阵异样的感受，但他不愿意把当年落难的痛苦劫数与此时她给予的慰藉同日而语。他甚至把她有过的肉体奉献，看作是上帝的恩赐，而以后发生的事实佐证了她俨然是天使的化身，不断降临他的命境。他能追随这个我见犹怜的女人，是他的骄傲！他不是不知恩德的人！尽管他没有与秦大律师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但那法庭上为他辩护的神采光照着他。

收敛心神，一动不动用他强壮的体魄支撑着卫珍，两年来他尽其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责任与她搭档，守护着他心目中的女神。

大卫的守护早已牵动了卫珍的丝丝柔情，但她尚未完成种种化解和答辩之前，颇有些闲事莫名的萦绕和暗示。她对他始终维持着若即即离，把萌动的心痒之恨作为一种相随无别离的寄望。

的士到了花园路刚刚购置的豪华住宅，档次较西部那幢被抄没的别墅高得多，哼！那算什么财产。卫珍怀着对死囚的轻蔑和自身的骄傲，快步跨入大厅，来不及脱去风衣，先行接过保姆手中的孩子。

周岁的孩子呀呀地发出“妈妈”的语音，她忘情地吻着他胖乎乎的小脸蛋：宝贝！我的宝贝！爱的宣泄出自内心深处，她要源源不绝地注入他体内，让他知道妈妈深沉高邈的企求，是凝聚在他身上的。

诞生孩子那夜，守着产妇的不是秦律师而是大卫。他把从西部带回来的土特产交给充当管家兼保姆的妻子。在这个魁伟粗犷的男人心中始终有着好花不与殒香人的憾事，似是无情又有情地陪伴难产的产妇。

每每接触秦卫时，大卫总要闪念这孩子来得好艰难！郑州医院守候那夜确令他惊心动魄。熬过通宵达旦后，他终于听到了坠出母体的婴儿啼声，仿佛迎来了胜利女神的微笑。

他不曾把她看作情侣，却又徜徉于一种喜欢她的自慰中，他在把她袅袅柔媚的婉约和娇妍与他的阳刚旷达比较，觉得彼此相得

益彰，遗憾的是他娶不了她。

从医生手中接过襁褓中的婴儿，他咧嘴一笑，似乎胜过千言万语；平安脱险的卫珍精疲力竭躺在产床上凝睇他，欲说还休的是酸楚和内疚：她也曾怀过他的精血，可她曾把它当成羞耻刮掉。

“恭喜先生！是个男孩！”医生说。大卫把一装有酬金的红包递给医生：

“谢谢！辛苦了！”

“孩子他爹……这。”医生推诿却又接下了红包。受之无愧盯住写在纸包上的：敬谢一千元。她对他出手不凡惊喜莫名。

“不不！俺不是他父亲，是他母亲的……”大卫难以表达什么又咧嘴一笑，引动了医生的打趣，即兴追问：

“的什么？嘻嘻！不好说！俺能理解！”

“俺是随从兼保镖！”大卫不假思索表明了立场，把孩子递还医生。

.....

事实上，大卫确实是这样履行这突发的承诺的。而时时处于梦回搔首，蛇心已属的卫珍，也一直把秦琛作为一种梦的寄托，为他保留着不是丈夫和父亲的地位。在深圳某些纠葛中，确实以秦夫人旦旦于一言半语中表明立场。她的户籍不在深圳，知道她是有夫之妇就够了。

高贵、典雅和韵致怡然的容貌体态；潇洒适度的言谈举止，给卫珍的事业带来不少方便。由于生意成功率颇高，不长的时期内，不仅成就了商界的局面，而且在年前的选美活动中，被评定为1997年特区头号美人。

在这个挣扎的世纪末，纠葛比中古时期多得多。每时每刻处于生存和发展中的人们，以其各自的鲜明或忌讳；公开或隐秘的个性，出演看灵与肉，转换出男女世界形形色色的审美认定。如果对集港澳和内地混合而成的特区，不这样去定义，那么，它就难以表

达时域和地域的特色。就如同特区第一美人有着她自身的特色一样，在无法界定的美人桂冠下，保留着评定以外的猜疑和判断，毁誉参半仅仅是消遣性的褒贬？人们在钩来碎屑碎片点缀男女世界的文化色彩中，夜幕下的小楼深沉的安谧，留给人们温馨、旖旎的遐迩联想是什么？

“卫珍！水准备好了！”大卫在大厅处伫立。身材伟岸像铁塔般的男人，无论外出或在家他都伴在卫珍身旁，从什么时候伊始的生活习性使他总是自觉替她准备洗澡水，成了职能责任似的不可思议。

“谢谢！”卫珍把孩子交给保姆，她在接受这种安排时，每每闪现一抹酡红，似乎也是排除不了的心照。她对他也非前事无踪无影，一夜销魂悱恻，婉转绰约，令她风情浩荡，欲念飞举岂是无凭无凭？

外界的评议都确认了大卫是卫珍的随从，又差不多保留了对这个雄壮魁伟的武功高手的另一种见解，有甚者把卫珍的憔悴作出了不胜摆弄的生理透支的“性注脚”。

花花世情的观念是自由发散的，对卫珍来说时时涌起的心境异样，仿佛像始终消逝不了的颊凹令她难得丰腴一样，她何尝不如同芳草浸霏般处于难以还复完美无憾。

卫珍封闭了自己了吗？西中国首城之行，她是以某种特定的身分回归的。她的确不愿意见先杰等人，但却阻止不了他撞入。

岷山饭店头等客房又给她留下了隐秘，她未曾料及先杰在预定的洽谈时间中，会悄然来到客房。她在门铃叮咚声中拉开房门的一瞬间，闪念着这个来访男人的意图。

“想不到吧？”先杰笑吟吟地伫立门外，“大卫骗不了我的，他说你没来，可能吗？”

“请吧！”卫珍迷离而忧郁的凝睇着这个在她心目中有相当份

量的男人，唇角牵动的笑意不可捉摸。

“我不是来谈业务的，”他在沙发上坐下，“主要是想见见你，你变多了，套用俗话说那就是好美。”

“嗯哼！”她张罗着烟茶，“你好像还是老样子。”

“应该说没长进。”他一伸手揽住她坐下。

“你已经长进了的什么允许动手动脚吗？”

“那是另一回事，只要你允许。”他解嘲似的笑笑，语音柔柔的，“干吗委屈自己？”

“你这么认为，”她对他没有作出过激的反应，紧挨着男人对她并不陌生，通常是应应景而已。

“是的！大卫把什么都告诉了我，他说你生活得很艰难。”

“但我想跨出这步也很难。”她毫不掩饰。

“我理解，现代社会越来越公开，反过来看就是越来越隐秘，当人们不能以一种方式生存和发展自身时……”他扶着她裸露的双肩，把自己禁闭在客房中的她，只穿着开放型的连衣裙，虽是早春乍寒时节，但有中央空调实施的高级客房内是恒温在 20℃ 左右的。

触及到先杰那颇有力度的手指，卫珍的心里有种颤栗的感受，他已经表明了来意，作出了要她随意化解的暗示，她面对的男人属于高资理性的，她该如何答辩呢？

“你要我还你的情？”

“不！”他摇摇头，放开手时莫名一笑，“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无从表达的意念才促使我来。”

“效仿性自由的潮流？”

“性本来就是自由的，包含着各种自身因素而受制约，”他顿了顿，“出去吃饭好吗？”

她摇了摇头，面对几可令她倾心的男人，她始终潜在着好感，那时候是无从体现的，而此时刻，却是另一番情景，她不想让他失

望而去,也不再思考给予他与她任何定义,能够表达的答辩只有一个,一个不放在社会伦理、道德上检验的答辩。

高级客房的温馨氛围,对孤男寡女毫无意义。先杰闯了进来,带着一种她否定不了的力量,她否定这种力量是因为不含任何邪恶,在势均力敌的抗衡条件下,两个男女大亨确实不必附加其它想法。无论褒贬都不复计较时,她用不寻常的芳心绾住他,对她的人生来说无非多一笔浪漫色彩。

他那奇异冷峻的人生也需要浪漫。

“需要我吗?”卫珍蛾眉凝笑,她已不再为此颤栗,在分娩秦卫后,她尚未开放过性爱,先杰神来的一笔她是有勇气接纳的。

先杰已作出放弃,未料及卫珍着意挽回。他那不颓废的忧郁眼神倏然炯炯,把她扶起来,轻轻吻了她一下,她在接下来的狂吻中吐出丁香时,他已伸手游移她的胴体。

随着他轻曳、她轻盈地旋转,斜倚在他的胸脯上,他拉开了她后背拉练和乳罩组绊……性爱对所有的男女都是不同程度的技巧发挥,但却有各种各样的意义。

但谁能赋予最确切的解释呢?就如同解释不了生命躁动母腹的语意和执著的人生为的是什么一样。

拯救、点化、裁判、普渡、震慑、诱惑,既是天地的意志,又是人的需求,始终伴随着颤抖的灵魂。单调的慰藉、苍凉的美感概括不了人们在天地间流浪、飘泊的命运,性爱就成了梦中的橄榄,不断失落又不断被找回。

卫珍又开始颤栗,不是承诺应允前的心理波动,也不是被剥除伪装后的心理恐惧。而是一种重新滋生的迷惑,推动她向那乏名的幽冥中走去;他的温存、狂野以两种剪切,动摇了她的生理和心理的有形和无形的结构。

“啊!”她在呼唤什么呢?想回到来的地方抑或维持她现在,她不知道现在在何处,西中国首城的岷山饭店?不不!

卫珍用旋转的舞步靠着先杰，他明白接纳他的女人要他作出描写，他是这一时代堪称佼佼的男人，以其惊人的事业成就傲然屹立在政界、商界和文教界，他以茵灵芝集团公司总经理的企业家资格和芙莲达创美学院名誉理事长的身份，选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

踌躇满志的他却是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者，他与秦琛、方明等人都是界定行为而又放纵行为的角色，而且较他们更出色。卫珍的楚楚动人一直留在他记忆中，他给过她许多帮助，那会儿因她是典型的弱者，他未曾有过任何凌驾于不幸女人的想法。尽管她的美色倾城。

已经具有与他抗衡的地位时，他萌复了一亲芳泽的意念，当然不含诱惑或强迫，这不是他确认的男女道德观。从特定的地位来说他的自视极高，能令他动心的女人太少，适合他的准则的女人就更难寻找了。

当从大卫口中得悉卫珍取得特区第一美人殊荣时，他终于前来猎色，不想赋予什么对与不对。他只要了解她需要就够了，高贵的女人与高贵的男人都是很难维持的。

他不着一语地褪除了她的衣裙套袜，她转过身静穆地瞧着他除去伪装物。紧贴他任那游移胴体的手挑逗……她发出阵阵颤抖，他呼吸深长而平稳。

“嗯。”她的本体被激发了，渐渐意乱情迷，那似娇非娇的丽容的表层魅力透出了内层魅力和深层魅力，扭动中的吟叫宣告了她失去了自持，从空灵转入魔幻境界的挣扎，她需要属于女人的支撑，需要属于男人的奉献。

对高境界性爱的男女，支撑与奉献是对应转换的，她在意念闪灭的想入非非中，开放了性爱的门户。

他勇猛闯进去与她共赴生死境界，在痛苦中转换愉悦，她感到死了，那吐出的每一声娇啼都意味着她要超越死亡，所有的困扰都打开了，她要在魔幻中重获真谛。

他从进攻转为守却，最终以顽强的意志抵抗了她的反击，他稳住没有输，她却赢得了还复女人的真我。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男人能理解女人，是很不容易的。”卫珍笑了笑推开了先杰。

“男人通常是很自私的，当然，我算例外。”

“不害臊？”

“性爱是人类最高的学问，及格的人本就不多。”他迅速穿上衣裤，在沙发上坐下点燃香烟，她赤裸着走进浴室。

.....

躺进浴盆洗涤风尘疲乏后，清爽的神思却如同抹在身上的泡沫般虚实变幻，在灯光下反射出五颜六色，淋淋漓漓。

西中国首城的幽情被她深锁，就如同深锁了秦琛给她的情爱一样，但两者不能相题并论。凝睇平坦滑腻的腹部淡淡的妊娠花纹，那是描绘母亲的骄傲么？他长得好像他呵！当他收到寄出的那张照片时，会怎样想呢？

他或许把他作为一首诗意和几分哲理的化身形影而珍存，但这抽象的余韵她如何珍存呢？那曾经有过的具体和实在而今已成梦境。逗留那座城市时，她好想去见他呵！但每每徘徊在司法厅宿舍外一阵后，又恋恋不舍地离去。

对秦琛她不敢侈求，彼此之间有无约无悔的承诺。她是否要永远在梦中体验人生现实？她才二十七岁呵！

年轻的妈妈不曾后悔选择的信念，但排解不了的忧郁已开始渗透愈合的心境。分离的裂缝时时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怪异滋味，想到包括先杰在内的许多男人，她眼神迷离恍惚游移隐匿的三角处：它是圣洁还是肮脏？

先杰她也不能侈求，乃至所有具备与她能抗衡的高资理性的男人都无法解决她的困扰。尽管她出自同样的高理性要求。二十年不是个短暂的日子，她不为漫长的岁月沮丧，但谁来支撑她培养

秦卫呢？

长歌余恨难释，她无须贪恋短歌得意。浴美人莫来由涌起一抹酡红，宣泄着对现实的具体男人的联想，先杰一针见血批判了高贵的女人难做，对她更难更难。秦琛支撑过她，创造过她，她为此回报是作为一种理想；现实中谁能长远地支撑她，创造她呢？她闪念的每个闪点都跃出大卫。能否把他纳入她的理想一并认同，在接纳了先杰打开了屏障后，她把早有的丝丝柔情凝聚起来，催化着她的发挥想象。

能否与他签定有约有悔的承诺来超越现实的婚姻契约？随机约定所体现的意愿和意志，就她俩来说，不仅是寂寞念行乐的驰道同载的携手，而她确实需要。无论现实和未来，都一致性向她提出了要求，她不当停留在想象的伤心碧色中苦熬韶华，而在接触的男人中他是最理想的对象化选择。

他曾经占有过她的身子，或者因此而使他执拗地不敢侈求她。

卫珍在向先杰裸呈肉体时也袒露了灵魂，先杰鼓励她向大卫靠拢，说大卫是帮助她走完特定人生的最适合的男人。

这个鬼先杰居然在餐桌的谈话中直言不讳承认是来为大卫开道的，她真想冲上去打他几粉拳，她默认了他对她的婚姻现状的分析，不主张为当初确立的信念封闭自己。

分手时他说与她不可能有第二性爱了，他只能浅尝即止，希望她维持特区美人荣誉，但也不必当成负担。

“如果我来找你呢？”她诡谲一笑。

“我会想法躲起来，让赵琼接待你。”他还她怪异的表情。

赵琼是卫珍心目中倾慕的女人，仅次于对黄婉的倾慕，她轻啁一声。就命运而言，她是永远不能与这两个女人相比较的，黄婉有秦琛，赵琼有先杰，她有谁呢？

深圳的舆论曾一度把她与大卫联系起来，虽不尽真实如空穴来风，但流言蜚语却也在她想象之中。当大卫伫立她身侧谢绝任何